

□季节风铃

□芭蕉雨声(新乡市)

秋雨滴梧桐



雨滴睡梦,并未完全清醒,混沌意识里有喜悦漂浮上来。又逢一个落雨天。

雨起于昨儿夜半,淅淅沥沥,清晨到黄昏,一直无断续,这是我要的雨,绵长无尽头。看雨,听雨,在雨中四处溜达,不必慌张。

梧桐静立楼前,叶片青绿尚存,而满枝的蓇葵果已变老开裂,深色子实裸露,有落在地面和车皮上的,想拾几个装兜里,咬开尝尝香味,给忘了。梧桐子炒熟可当零食吃,怀旧。

梧桐是我国的原生树种,梧桐科梧桐属,现列为锦葵科,自古就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。《诗经》记:“凤凰鸣矣,于彼高冈;梧桐生矣,于彼朝阳。”民间尊梧桐为吉祥树,栽下梧桐树,引得凤凰来。梧桐树冠阔大,主干挺拔光滑、青碧如水。碧梧,青梧,青桐,何等英俊的仪态才配得上如此美名。杜甫有“碧梧栖老凤凰枝”的表述,挺有意思的倒装手法。

关于梧桐的好句子很多,如李清照的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”,滴不尽人生愁滋味。还有朱熹的“未觉池塘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”。一叶知秋,这叶特指梧桐叶。梧桐是秋的使者,叶落铿锵,秋意袭上心头,惊觉时光飞逝,岁已过半。

与梧桐并立淋雨,看叶尖慢慢滴水,看风摇落它的种子。偶尔伞柄歪向一边,让滴过梧桐的雨落在我额上,很有质感的一点凉。

雨善解人意——它带给我的深度

慰藉,不亚于一段真情。这种雨的情结可追溯到遥远的孩提时候,懵懂无知时就明白雨的好。雨天大人们不用下地干活,脸色和悦,我可以放肆地坐到大门门栓上,脚尖操控下,使门板悠然作画弧运动,而雨声无边。这样的慢镜头影像,逢雨天原片再现。

雨里的世界只有一个颜色,一个声音,一个我。当然,还有树。我在雨线交织的网里,不想冲出去,也不想缩回来,无挣扎地待着就很舒坦。雨天是老天给我们布置的假期,缓缓神,偷偷懒,不想晴天该干的事。

梧桐如我一样,也是喜欢雨的,雨也明白这一点。高空密集的雨点狂奔似的向下坠落,本意并非扑向大地,仿佛只为梧桐而来。如此直白的热爱和表达,独让我得见。每一滴雨都恰好落在叶脉敏感的缝隙,一滴一惊,叶片像是冷不防打个激灵,可明明做好了承接姿势,依然不能淡定。一次有的一次的新体验。

这是一场游戏,自然万象,趣味妙

不可言。

明末清初才子李渔聊梧桐,说梧桐树是草木中一部编年史。他童年时曾用簪头在树干上刻诗,一年一首,名曰“刻桐诗”。他忆起十五岁那年刻的诗,起初梧叶小如艾,字也很小,随年轮增加,字也变大,“新字日相催,旧字不相待”。青梧带来可触可感的时间刻度。

梧桐不只能够丈量光阴,在古代梧桐子还是一个标准件。中药丸制作时常以梧桐子来衡量药丸大小,药书上会这样描述:“炼蜜为丸,如梧桐子大小。”药丸尺寸确定下来,克重就有了,下处方便有了可靠的剂量依据。

草木不问春秋,却能感知人间冷暖,识时达务,萌芽,长叶,孕蕾,开花,结果,落叶,忙忙碌碌,或从从容容,将一个有限的生命周期嵌入无限的生长时空里去。我以旁观者的幼稚心来观望一阵,进退之间似乎也长成了一棵大树,心尖上不住有雨滴滑过。

□诗歌采撷

一个人站在风中

□焦香梅(卫辉市)

一个人站在风中
和秋水一起将霞光铺满胸膛
我的诗行起伏荡漾
等着那一世的你
登上那梦的客船

一个人站在风中
和野菊一起将此刻的光阴
染成深紫或者浅黄
而后将对你的思念滴入星光
滴入溪流,滴入迎面而来的风

一个人站在风中
和白鹭一起用秋水长天装饰双翅
用堤岸的芦花装饰我的鸣叫
而后将有你不在了的荒凉
赠给湖滩,赠给月光

一个人站在风中
和云朵一起捡拾那发光的记忆
任由你的笑靥一瓣一瓣
在笔尖绽放
或者凋零

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太行神韵

□张金贵 摄



牧野朝阳

□张金贵 摄

用手机记录生活,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,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,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
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
投稿请发至邮箱:pywbmywy@126.com

